

Andrea Camilleri



陶 狗

〔意〕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成沫 译

cone di terracotta

上海译文出版社

014038941

Andrea Camilleri

I546.45
68



陶 狗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成沫 译

Il cane di terracotta



北航

C17270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46.45

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狗 / (意) 卡米莱里 (Camilleri, A.) 著; 成沫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27-6394-8

I. ①陶… II. ①卡… ②成… III. ①长篇小说—意
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5776 号

IL CANE DI TERRACOTTA by ANDREA CAMILLERI

Copyright: ©1996 by ANDREA CAMILLER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ellerio Editore srl

Through Agenzia Letteraria Internazional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405 号

陶狗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 著 成沫 / 译
责任编辑 / 宋玲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本书承蒙意大利驻上海文化处介绍引进并资助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2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141,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6394-8/I · 3823

定价: 3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5418000

译序

历史

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又因地处南欧，与北非突尼斯（昔日的迦太基）、希腊、埃及等地行船交通便利，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古往今来也吸引了许多外来征服者。与中华大地一样，西西里也是一片饱受风霜的土地。本书第七章中一段路边景物的描写，很好地描述了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伤痛。“……这个叫做西西里的露天岩洞。极少的几所房屋，全都是一层的平房，西西里风格的屋顶，干硬的石头围成的四壁。房子盖得歪七扭八，仿佛它们脚下的大地不愿意承载它们，曾猛烈地想把它们甩开，而它们很不幸地坚持了下来。当然也有极少的几点绿色，但并不是树木或者农作物，而是些龙舌兰、黄芪、蜀黍、剑叶草，艰难而贫瘠地生长，同样徘徊在投降的边缘……”

公元前八世纪，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萨、纳索斯等城市成为希腊人的殖民地。随着希腊海外殖民的不断深入，西西里岛成为海外希腊文化的中心，这里与意大利南部的其余殖民地区被唤作“大希腊”，标志着希腊文化在欧洲的全面兴盛。[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记录了传说中罗马文明的创始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逃离失陷的特洛伊，路经迦太基、西西里（卷三及卷五），最终依天命行至罗马，其子嗣建立恢宏的罗马文明。]时至今日，在西西里岛上仍可看见古希腊遗迹（本书女主人公莉维亚就看过很多次，见第二十章开头）。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地中海制海权，尤其是西西里岛的所有权，两强交战，为旷日持久的三次布匿战争拉开了序幕，最终以罗马战胜迦太基结尾，确立了帝国霸权地位，地中海自此成为罗马人口中“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昔日辉煌不再，阿拉伯世界开始兴盛。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帝国疆域辽阔，横跨中东、西亚、北非，并通过西班牙向欧洲大陆扩展。在此期间（公元九至十一世纪），西西里岛再次被外来文明征服，当时相对先进的阿拉伯文化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新的活力（本书陶狗、

洞穴等元素都是天主教及阿拉伯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而第二十一章中也描述了受阿拉伯文化影响较深的马扎拉市风光)。

公元十三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将西西里巴勒莫设为自己帝国的首都。腓特烈二世才华过人，精通多门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这门基督教欧洲的死敌、阿拉伯人的语言。他创办了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并在他的宫廷里召集了来自各地的英才，创立西西里诗派，开创了意大利俗语文化的先河。

世代变迁，西西里这片土地在经受过法国人、西班牙人等各国统治者的肆虐之后，终于迎来了意大利复兴运动（虽然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也可能只是又来了新一波的统治者）。加里波第传奇式的千人远征军于1860年从西西里岛登陆，在民族运动复兴意大利的旗号下，一千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一路北上突破重重障碍，最终实现了意大利国家的统一。从此，意大利的版图终于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因为西西里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盟军从此地登陆，从南欧方面实现对法西斯政权的包夹，配合当地游击队解放意大利。也是在这样的动荡岁月之中，两位年轻的恋人与衷心守护着他们的陶狗一起，

陷入了长达五十年的沉睡。

语言

西西里语在意大利语言及文学史上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量由意大利民族语言，而非通用拉丁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最早出自腓特烈二世的宫廷。诗人们用西西里语写作诗歌，创立西西里诗派，并将当时俗语文化更为发达的普罗旺斯吟游诗歌形式传入意大利。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变迁，意大利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的诗人承接了西西里诗派的辉煌，并最终由佛罗伦萨诗人、“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但丁写作《神曲》，奠定了意大利语文学的不朽根基。在《神曲》中，《地狱篇》第十章、第十三章等地均多次提到西西里腓特烈二世宫廷及西西里诗派的代表人物。

现代意大利作家中也不乏使用西西里方言写作的作者。真实主义作家维尔加在《玛拉沃利亚一家》中描述了西西里岛上一户渔民家庭与苦难命运斗争的故事（根据小说最新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帕斯夸莱·西迈卡执导，曾参展威尼斯电影节并由意大利文化处在华放映，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现代版《玛拉沃利亚一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德娄出生于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市（即本书中的蒙特鲁萨），

曾经用西西里方言写作过多部戏剧并搬上表演舞台。

卡米莱里的蒙塔巴诺系列小说，由混杂着西西里方言的意大利语写成，其爱好者建立的网站上（www.vigata.org），收录了大量原文里的西西里词汇，以供不解当地方言的意大利读者参考。对于译者，如何还原作者行文风格，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针对此问题各国译者各显神通，法语、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同样属拉丁语支，两国译者仍不敢保证忠实，各取本国语言中的特色方言而译，在某些地方仍直接引用原文，并附上注解。日本的译者更是结合日本各地方言，自创了混杂的日语。欧洲拉丁字母语言的特色是可以用文字直接重现方言发音，而中文写作中使用方言有种种困难。卡米莱里原文中很多名词都用丰富的方言表述，创造一种原始、偏远、朴素又贴近人民的感觉。在翻译过程中，中文的特性使得方言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动词，以及句式结构的更改上，而语言发音，尤其是名词发音的不同较难通过文字表达。本书的中文译本混合了部分南京方言，试图追求原文的艺术效果。主要的特点是句式的一些变化和副词、动词的变化。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警长的语言也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切换。而叙述旁白部分也夹带着方言，是符合卡米莱里的风格，而与著名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不一样的地方。译作者才疏学浅，

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疏漏不当的地方，敬请诸位读者来信指出（silvano.cheng@gmail.com）。

本书是卡米莱里所著蒙塔巴诺系列的第二本小说。

衷心感谢意大利驻沪领馆文化处卡萨齐（Giorgio Casacchia）教授、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宋玲对本书译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2013年9月于罗马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8
第四章	040
第五章	054
第六章	066
第七章	080
第八章	094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22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48
第十三章	161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89

第十六章	203
第十七章	216
第十八章	229
第十九章	243
第二十章	258
第二十一章	272
第二十二章	285
第二十三章	299
第二十四章	312
第二十五章	328
作者后记	343
食 谱	344

第一章

从破晓时分的天气状况看来，今天这个天气绝对是诡异多变。一刻儿是发飙的太阳疯狂炙烤，一阵子是冰冷的雨水瓢泼，中间还夹杂骤然刮起的大风。每到这种天气，那些个无法适应剧烈天气变化的人就要受罪喽。他们的痛苦深入骨髓，自身的想法跟心情随到天气阴晴不定，就像那些在屋顶上的白铁皮风向标一样，给弄成个旗子或者公鸡的形状，跟到每一阵吹过的风左摇右摆。

萨尔沃·蒙塔巴诺警长向来就是这一类不幸的人种，这也是他从母亲那块遗传过来的。他的母亲体弱多病，经常因为头疼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弄得黑灯瞎火。那个时候家里决不能有一点噪音，走起路来都得踮着脚尖。而他的父亲，不管巨浪滔天还是风平浪静，总是四平八稳，平心静气不论晴雨。

这一次，蒙塔巴诺警长也没能背叛他的天性，一路上犹豫不决：他根据指示，刚把车子靠在维加塔^①——费拉省际公路十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就立刻有股冲动，想要重新发动汽车返回镇上，中止整场行动。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把车子靠到路边，拉开仪表盘下的抽屉去取手枪（一般情况下他手枪并不带在身上）。一时间他把手悬在了半空，一动也不动，着了迷似的，直愣愣盯着他的武器。

“圣母马利亚，还真的是这样啊！”他想。

前一天晚上，在杰杰·古罗塔打电话来扯出这么一摊子事儿之前（杰杰是个卖迷幻剂的小贩，并且在一家名为“小牧场”的露天妓院当班头），蒙塔巴诺正在读一本巴塞罗纳作家写的侦探小说。这位作者深深地吸引着他，而且名字和他的一样，只不过带着点西班牙腔：蒙塔班^②。书中有句话让他印象异常深刻：“手枪就像只冰冷的蜥蜴般沉睡着。”他带着些许厌恶收回了手，关上抽屉，让那只蜥蜴继续沉睡下去。不管怎样，如果整件事最终发现是个陷阱，存心要阴他的话，他想带手枪自然可以带，但那群人照样可以随时随地、随心

① 作者虚构的西西里城市名，原型为作者出生地西西里岛恩别多克莱港。

② 蒙塔班(1939-2003)，西班牙著名侦探小说家，著 Pepe Carvalho 系列小说。

所欲地用他们的 AK47 在他身上打满窟窿，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蒙塔巴诺只能期望杰杰看在那么多年小学同桌，长大后又一直都是好朋友的份上，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就把他跟卖猪肉一样地给卖了，随便找了点儿狗屁当借口就让他自投罗网。哦不，狗屁借口绝对不是：这件事情，一旦万一是真的话，那绝对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沿着一条狭长而布满石子的乡间小道，慢慢地往上走去。抬起一只脚，放下另一只脚。小径两旁是大片的葡萄树，用来酿制日常用的葡萄酒，有着圆滚而坚实的葡萄颗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人们称为“意大利葡萄”。在这里人们只种这种葡萄，跟其他的酿酒用葡萄比起来，还是它在这片土地上最为合适，不仅节省开销，还省心省力。

那是个两层的农舍，楼下一间楼上一间，正好坐落在小山坡的顶上，藏在四棵巨大的撒拉逊橄榄树之间。这些橄榄树环绕在四边，几乎把屋子挡了个严实，跟杰杰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门和窗已经褪色，上着锁，前面的空地上是巨大的刺山柑，边旁还有些小点的灌木，长着些野生小瓜，就是那种你拿棍子尖一戳就会朝空中喷射种子的植物。一把破了的稻草椅，四脚朝天摆着。一个锡做的旧桶，锈迹斑斑又裂成了几块，不能再用来打水了。其余的地方杂草丛生。所

有这些都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好多年无人居住了，但外表都是具有欺骗性的，而蒙塔巴诺在这方面经验太丰富了，不会上当受骗。甚至说，他几乎确信此刻在房子里，正有人观察他，从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他的意图。他在门前三步的地方停了下来，脱下夹克，挂在橄榄树枝上，这样他们就可以看见他并没有携带武器。他喊了一声，并没有抬高嗓音，而像是一个人去拜访一位朋友那样：

“哎！当家的！”

没有任何回答，没有任何声音。警长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个打火机跟一包烟，拿起一根放在嘴里，半转过身背对着风点了烟。这样在房子里的人就可以很方便地观察他的背后，就像之前看着他的前胸一样。他抽了两口烟，然后下定决心走到门前，用拳头重重地敲门，被木板上剥落的油漆硬块弄疼了手指关节。

“啊，有人吗？”他再次问道。

他为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偏生没料到从背后传来的冷静又带着嘲讽的声音：

“当然有人喽。我在这儿。”

“喂？喂？蒙塔巴诺啊？阿萨！我哎，杰杰哎！”

“我晓得哩，冷静点。你怎么样啊？这个小眼睛啊，还是

老样子一天到晚贼溜溜的啊？”

“还不错啦。”

“这几天嘴巴又辛苦啦？口技越来越好了？”

“阿萨，别老跟我扯淡啦。你晓得的哎，我自己从来不辛苦，都是让别人的嘴巴去劳动的哎。”

“哦？你不是大师吗？不是你教会你那些花里胡哨的妓女应该怎样服务客人的吗？”

“阿萨啊，就算像你说的那样，也是她们来教我。她们十岁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会了，十五岁全都是这项精致活儿的大师了。还有个十四岁的阿尔巴尼亚妞……”

“干吗，你在跟我推销你的商品啊？”

“听我讲，我没的时间跟你吹牛。我得给你个东西，一个包裹。”

“这个时候？你不能明天早晨给我啊？”

“我明天不在镇上。”

“你还晓得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我当然晓得哎。温葡萄酒做的莫斯塔俏莉^①，正是你喜欢的那种。我妹妹玛利亚妮娜特地做给你的。”

^① 莫斯塔俏莉 (Mostazzoli)，一种西西里甜食。

“玛利亚妮娜的眼睛怎么样啦？”

“好多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他们真是创造奇迹了。”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他们的书写得也很不错。”

“啊？”

“没事。我跟自己讲话，甭在意。我们哪里见？”

“老地方，一小时后。”

老地方指的是彭塔塞卡海滩，在一座白泥灰岩小丘脚下的一片狭窄的沙滩。通过陆路几乎无法到达这里，或者严格来说，除非通过蒙塔巴诺和杰杰在小学时候发现的那条隐蔽的小道。走路已经很难穿行，想开车通过就更是步步惊心了。蒙塔巴诺住在刚出维加塔镇没几公里的一座海滨小别墅里，彭塔塞卡海滩离他住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路，因此他并不是特别着急。就在他打开门要去赴约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

“嗨，亲爱的，我准时吧。今天怎么样啊？”

“老样子，就那些事呗，你呢？”

“一样。萨尔沃，跟你说啊，后来我想了很长时间……”

“莉维亚，实在抱歉打断你。我时间很紧，事实上我没时间了。我现在正站在门口，马上就要出门了。”

“那你就出去吧，晚安！”